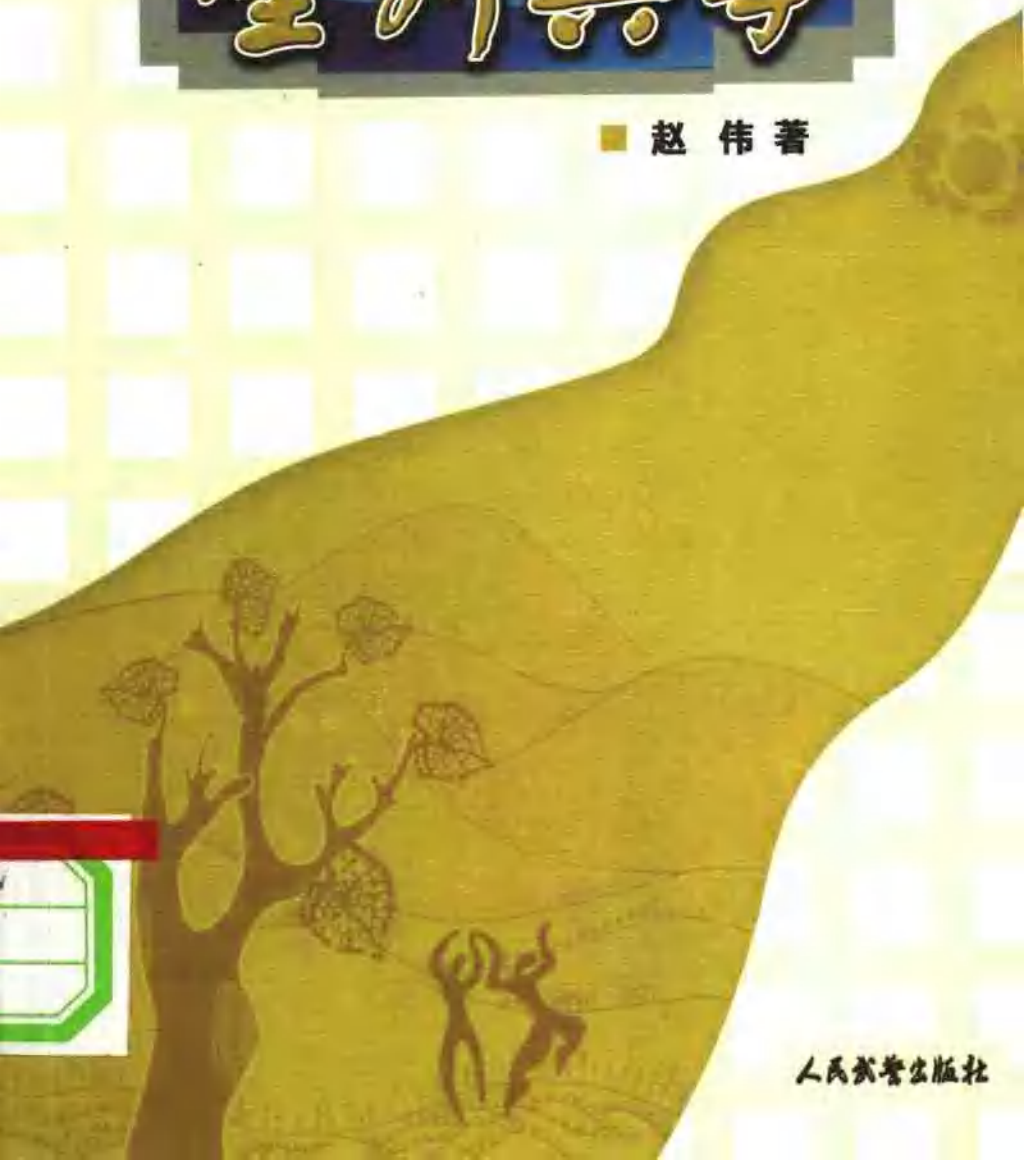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壁州兵事

■ 赵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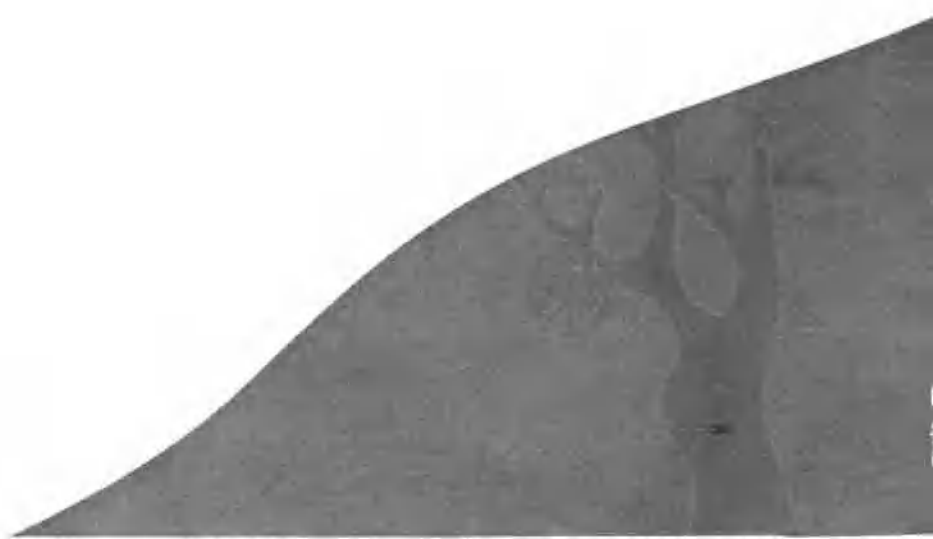


人民武警出版社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壁州兵事

■ 赵 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壁州兵事/赵伟 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3.3

ISBN 7-80176-034-4

I. 壁...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727 号

书名: 壁州兵事

作者: 赵 伟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利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1 千字

印张: 7.75

印数: 1-3000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034-4/I·11

定价: 20.00 元

第一章

余得宝在沙丘上出现时，像是从沙漠里长出一株散发着绿色叶片的沙白杨。在碧空和黄沙间，这绿色醒目得有些惊心动魄。

沙白杨是余得宝一直在寻找的树，因为政委程小柱那次在四中队蹲点搞作风纪律整顿时说过，这树，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下三千年不朽。余得宝原本想趁着在沙漠里执勤的机会找到一棵，送给小曼，可是，在壁州市里担负机动备勤任务时，余得宝认识了史珊。认识史珊之后遇到的一连串事情，使余得宝淡化了这个念头。但是，余得宝还是想得到这样一棵树，得到它，并不是要送给小曼，而是将来退伍，把它摆在案头，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他当过兵、在沙漠里看过犯人的证明。

现在，余得宝并不是在找这树，而是在追捕一个犯人，一个让余得宝想起来就五味俱余的人！对余得宝来说，这次追捕，他没有任何把握和信心。因为他追捕的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因为昨夜那场沙暴已弄得他筋疲力尽了。

尽管筋疲力尽，尽管那人不同凡响，余得宝还是坚持追下去。余得宝从瑶池毫不犹豫地追出来，追了三百多米时，他犹豫了，这犹豫来自于他对追捕结果的迷茫：追，能不能追到，只有天晓得。况且，瑶池那里还有两个犯人，王管教一人能看得住

吗？要是他们再跑，怎么办？不追，他觉得丢人！对不起程小柱，对不起指导员柳长青和队长张帆，对不起四中队所有的官兵，特别是在红儿山牧场失踪的好朋友邱小可，对不起自己这个班长的称呼。

余得宝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还是决定追下去。他想，能追到更好，他就可以像英雄般退伍，他一生也就有一个可以称道的事给别人说起。追不到，也无所谓，天下众生，大都平凡。再说，父亲已经来信催问过他好几次了，要他赶紧退伍回家去打理公司。

余得宝看着前面两行脚窝子，又回头看看自己留在沙面上的脚印，那脚印像两只眼睛盯着他。

是谁的眼睛呢？像程小柱的，像指导员柳长青的，像队长张帆的，还像四中队所有的兵的。想到谁像谁的，那些脚印在余得宝的眼里摇摇晃晃，飘忽不定。

余得宝想：一定是累的，是昨天晚上掀沙时累的。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累过，好几次，他都感到嗓子眼儿有一股咸咸的热腥腥的东西往外冒。凭感觉，余得宝想，那可能是血。

“我会不会死？”余得宝第一次从心里升起这个念头。两年前在老家当“老大”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关于死的问题，他甚至于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生存的意义。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呢？余得宝追问自己。

“是从两年前那个晚上因为打架认识了程小柱开始的。”余得宝想。

两年时间，从老家花桥镇走到这片沙漠里，余得宝第一次觉得把握不住自己的生命。

人在看不到前途的时候，就自然想起路来。

余得宝的军旅生涯是从两年前开始的。那时候，余得宝才十七岁，鬼使神差，为了肖小曼，他执意要来当兵——

1

余得宝的老家在四川花桥。

两年前，还是武警壁州市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的程小柱来到余得宝的家乡四川大巴山那个叫花桥镇的革命老区接兵。花桥镇是红军入川后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

作为一个 1977 年入伍的政治处副主任，天天没黑没白地跪在办公桌上写材料，让同年入伍已经当了副支队长的毛铁看着有些于心不忍。出于多种原因，当然也出于对程小柱的同情，毛铁在接兵会上极力推荐程小柱去接兵。

这已是程小柱第十次接兵了。自从 1987 年程小柱该调正连而没有给他调的那个三月开始，程小柱年年都要去接兵。今年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定他去，主要原因是：程小柱已经要求转业。

对程小柱这种情况的人，领导们怕他闹情绪，所以对他“关怀备至”。虽然以前程小柱年年都被评为优秀接兵干部，但这次不让他去，谁也不能保证他没有什么想法。根据已往的惯例，应征青年入伍要求强烈，难免会给接兵干部表示入伍的“心意”。如果程小柱最后关头把持不住，接受了这种“心意”，军人的形象就会在地方老百姓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一开始没有让他去接兵。毛铁却坚持要程小柱去接兵，为此还和支队长施生古争了起来。施生古说，出了问题怎么办？毛铁拍胸脯说出了问题我负责。恰巧原定去接兵的副政委谭生余的母亲病危来电催回，施生

古不得不同意。

这是程小柱最后一次接兵。

临行的前一天，毛铁和程小柱聊天。

毛铁对程小柱说：“你别让人家捣我的牙口。”

程小柱说：“我不需要你这种关照，也不感谢你。”

毛铁说：“我不需要你感谢，接几个好兵来就行。”

程小柱说：“今年的新兵新训结束后还阅兵吗？”

毛铁说：“这还用问！”

程小柱说：“原来的计划不变？”

毛铁说：“你觉得不妥？”

程小柱没有回答，又问：“那件事也拍板了？”

毛铁问：“哪件事？”

程小柱说：“卖阅兵座位和支队地皮出租。”

毛铁说：“还没有。”

程小柱说：“听说你们常委意见很不统一？”

毛铁说：“瞎说！哪有的事？”又笑道：“你同意哪种意见？”

程小柱说：“我又不是常委。再说我要转业的人了，闲事少管。”

毛铁说：“不管闲事你还问？”

程小柱说：“说明党没有白培养我嘛，我劝你们班子里有些人还是要学点历史知识，不要被市场经济冲昏了头，把部队也搞成市场了。你们也不想，自古以来谁见过财主阅兵？你见过？”

毛铁说：“人家说这是改革创新，开拓部队发展的新路子。”

程小柱笑了笑，说：“听说后勤处长曹运云做字画生意，赚了不少钱？”

毛铁说：“你眼红？”

程小柱笑道：“我就是眼红了，要不，我怎么要求转业呢？”

毛铁说：“能不能转还说不清楚呢，装什么孙子，我还不知

道你!”

2

与程小柱一起到花桥接兵的是两个年轻的尉官，中尉叫周自横，原是宣传股副连职干事，接兵回来任新兵一中队指导员；少尉叫柳长青，大学毕业后入伍，不想在武警指挥学校当教员，愿意到基层，接兵回来任新训排长。柳长青和周自横都是程小柱以前接来的兵，周自横和支队长施生古来往密切，柳长青的父亲是一个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从壁州市出发到四川的花桥镇，先坐两天火车，再坐八个小时的汽车，沿途看见许多施工的人群，同车的当地人说那是在修到花桥镇的铁路。周自横和柳长青与另外两个乘客打扑克，程小柱睡觉。年龄的原因，程小柱比不得他们年轻人有精神。其实程小柱躺在那里也睡不着，闭着眼睛听他们打牌。柳长青极少说话，但常常在默默无言中出一把令人惊奇的好牌。周自横不断地随着牌的好坏叫喊叹息。加上其他两名乘客的相互指责声，气氛显得很热烈。

三天后他们到了花桥镇。

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大大小小的标语：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青年人应该到部队的大熔炉里去锻炼自己。

.....

满街红红绿绿的标语在三月的春光里格外醒目。车水马龙让人感到这个城镇无处不在的繁荣。但是，除了程小柱、周自横和柳长青，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没有谁来关注这些标语。这些红绿标语贴挂在这个镇上似乎成了与这个镇上居住的人不相关的风景。

武装部在镇的中心，是一个很精致的大院。大院的门口横挂着一条红色巨幅：

热烈欢迎适龄青年报名参军

大院里一个应征青年都没有。程小柱接了十年兵，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冷清的场面。

干瘦的武装部办公室主任尴尬地搓着双手迎接程小柱、柳长青、周自横。

程小柱说：“主任，招兵时节你这大院怎么冷冷清清的？”

办公室主任说：“不急不急，先住下，保证你们把名额招齐就是。”就把程小柱、柳长青和周自横领到一处招待所，让他们登记住下。

招待所的住宿费一天 70 元。

程小柱问：“怎么这么贵？”

服务员说：“这还贵？我们这是最便宜的了。”

站在程小柱旁边的办公室主任低声说：“可以多开发票。”

程小柱把那个主任看了半天，说：“我们不需要多开。”

办公室主任说：“现在搞活经济，物价上涨，听说你们壁州一晚上消费三五万，这算什么？住这儿工作方便嘛。”

程小柱说：“我们花不起！”

办公室主任仍然尴尬地看着程小柱。

柳长青点点头：“是太贵，我们出差是有标准的，不能随便乱住。”

办公室主任沉下腮上的两块肉，不再笑了，说：“那你们自己找地方住吧。”

听说不住，从里间立即蹿出一个妖艳的姑娘喊道：“接兵的，这可是武装部自己的招待所！”

程小柱一声不吭地出了门，就听到那姑娘在背后叽叽咕咕抱怨了一长串。因为是川北乡语，程小柱一个字也没听懂，问跟在后面的办公室主任，才知道那姑娘是武装部部长的新婚夫人。

当天的接头会上，程小柱见着了花桥镇的武装部长，已是满头花发。招待所就是他那年轻的夫人承包了的。

会上，武装部长说：“花桥镇是革命老区，国家为老区投入了三个亿，镇上的经济迅猛发展，花桥水陆交通都发达，不久铁路也开通，将来还要修飞机场，随便找个工作一个月能赚好几千，部队一个月才多少钱？年轻人都会算这个账。不像我们当年，当兵就是为了找一碗饭吃。现在生活富裕了，又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舍不得孩子去部队吃那份苦……”

坐在武装部长旁边的征兵办公室主任说：“别看我们花桥是山区，思想也不比你们大城市落后。你们需要什么服务，花桥镇都有。”

碰头会结束后，程小柱站在武装部的大院里和办公室主任聊天，通过武装部的大院屋顶，程小柱看见远处有一个高耸的石像，便问：“那是什么？”

办公室主任说：“那是川陕革命博物馆门前的红军雕像。花桥镇有很多名胜古迹，武则天回娘家就路过这里，花桥镇是她歇息的一个驿站。你们明天可以出去转转，也算了解了解花桥镇。”

程小柱接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程小柱带着柳长青和周自横出去了。

花桥镇是川北大山里的一个重镇，四面环山，北靠陕西南镇，地势巍峨，处于大巴山深处的中脉腹地，为大巴山居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方圆数百里的山民均到此做买卖，当地人称为“赶场”。凡是赶场的人，都背一个竹编的背篓，背篓里装着自己的“商品”，手里提一根打杵，这打杵只有川北人才有，靠它翻山越岭，赶路打坐，歇息喘气。如果赶场的路程在一天内不能赶回，他们就背上用面粉做的火烧馍，饿了就边走边吃，渴了就捧路边的泉水来喝。那泉水清澈见底，能看见水底的鱼游来游去。每天赶场，就见四面山上的羊肠道上穿得花花绿绿的人长串长串地向花桥镇拥来。花桥镇终日沉浸在一片人声鼎沸之中。

花桥的风景优美，山青水秀。环绕花桥的洲河四季碧波荡漾，洲河的上游汉水和涪水交汇，被人称为“两河口”。沿涪水面上，有国家级风景区中峰洞，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据说当年白莲教的人马有一支曾在此安营扎寨。只可惜交通不便，风景区的游人寥若晨星。沿汉水而上，则是武则天当年回娘家时行走的路线。传说武则天的娘家在川北广元，她回来时在花桥停留，后在汉水一线的石崖上刻了许多的佛，当地人称“千佛岩”，千佛岩上的佛像大都没有了脑袋，脑袋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用锤子砸了。看那些佛像，虽没有头，但从手脚身段的造型与线条上，还依稀可见匠心的独到。

过了千佛岩，便是米仓蜀道。那米仓蜀道如一根细细的线绕在米仓山上。三国名将赵子龙为刘备、诸葛亮押运粮草至此，断了道路，他一身赤胆忠心，为主人之急所急，跨在马上，奋起神威，挥舞手中钢枪，一声大吼，硬生生为粮队戳出一条路来！那神威、那吼声、那钢枪在岩石上戳出的朵朵火星，至今还在花桥镇下属的各个村子里流传。刘备为纪念赵子龙为蜀军开山戳路的丰功伟绩，在汉水岸边为他建了一祠，名为“子龙祠”。1936

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相交的大山里，在两河口与子龙祠一带，与敌军为争夺米仓蜀道恶战七日七夜，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汉诺两水。那一仗，比当年张飞巴州挑灯夜战马超更为激烈！

牺牲者被安葬在子龙祠周围，子龙祠就成了红四方面军最大的烈士陵园，称为子龙烈士陵园。花桥后来也成了红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了全国的第二大苏区。建国后，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川陕革命博物馆。

程小柱、周自横和柳长青在子龙烈士陵园里碰上了一队人马。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在当向导。姑娘边走边向身边的人讲：“两河口这一仗被改编成电影《血战万源》，红四方面军牺牲了两千多人，后来终于消灭了敌军，在我们花桥镇站住了脚，建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

姑娘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标准流畅，这使程小柱他们感到意外。因为来到花桥镇，他们听到的都是清一色的川北土语，突然有一个女孩子说如此标准的普通话，他们没有想到。更感到意外的是她的美丽：秀发披肩，额前刘海轻拂，细长蛾眉，一双眼睛似三月春水，左右含情，粉白皮肤，身子似纤纤秀竹。她穿一件薄薄的夹袄，夹袄上印有淡淡的细小的黄色菊花，里面穿一件洁白的衬衣，下面是黑色呢绒套裙，随着走动，裙边优雅地飘摆，露出乳白色的皮鞋，皮鞋在她的脚上显得乖巧玲珑。

周自横问柳长青：“你说是史珊漂亮，还是这个姑娘漂亮？”

柳长青说：“各有千秋。”

周自横摇头赞叹：“没想到这大山里能长出这样标致的女子。”

柳长青说：“怎么？动心了？主动上呀。”

远在壁州市里的部队营房旁边有一家歌舞厅，歌舞厅里的老板叫史珊，也长得漂亮，但史珊的漂亮是另一种美。史珊不像这个姑娘这样给人超凡脱俗的感觉。这个姑娘端庄清秀，自然天

成。

周自横说：“兄弟，你帮我做做媒。”

柳长青笑道：“都什么时代了！”

程小柱说：“你们俩正经一点，人家过来了！”

姑娘领着她的游人走到了程小柱他们三人面前，她对三个军人莞尔一笑：“你们招女兵吗？”

周自横看着程小柱。

程小柱摇摇头说：“不招。”

姑娘看了看柳长青说：“你们要是招女兵多好，把我也招去。”

跟在姑娘身后的一个游客说：“你干吗还要去当兵呢？好好做你的服装事业吧。”

姑娘对那个游客说：“我真喜欢当兵。”

周自横又问：“你是花桥镇人吗？”

“是呀。”姑娘对周自横的话感到意外，“我不像吗？”

“你的普通话说得太好了，我们以为你是外地来的……”周自横的脸红了。“你专门学过吗？”他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学校里的兼职广播员，练过。”姑娘说，“你们要是愿意，跟我一块走，我给你们当导游。”

周自横、程小柱和柳长青就跟在她的后面一起观看沿途的风景。

3

虽然四面环山，但花桥镇却是一块凹进去的平地，这平地方圆十余里，是一个典型的盆地地形。陕西的汉水和川北的涪水在这里相聚，汇成了一条洲河，然后绕花桥镇向东流去，洲河再下，便进入了嘉江。由于山川重叠，交通极不方便。早些年，花桥镇的百货有两种途径进入，一是用帆船从洲河上运来，一队队帆船在纤夫的拉纤声中行个十天半月，停泊在花桥的岸边，从船上卸下货物供给着川北大山人的用度；二是背二哥们用打杵和背篓翻过镇后的米仓山，沿着三国张飞夜战巴州和赵子龙用铁枪戳开的米仓蜀道到陕西汉中去背回来，巴州的米仓蜀道上见天有一队背二哥，齐声唱着背山号子，在云山雾海里踏着他们自己的歌声在悬崖上寻找日子。纤夫和背二哥们把山外的百货运进来，又把山里的山货从花桥运出去，如此运转着川北山民们的生活。直到1972年，因为许多老将军要回花桥来寻找当年的根据地，这才花费巨资从山外修了一条公路进来。通了车，纤夫和背二哥没有了事做，就停业了。洲河上就再也见不着帆船和纤夫，米仓蜀道上的背山号子也从此消失。

据说第一位老将军的车回到花桥镇，停在政府的门前，许多人都不知其为何物，围着观看，其中有一老妇，当年是给将军的马喂过草料的，听说说是将军的马，就去后山上割了满满一背篓好青草来，倒在车前，让马吃……

这些都是关于花桥镇的传说，程小柱和周自横、柳长青走在花桥镇的大街上，花桥镇已经是绝对的现代派小城市了，除了

后面的山和前面的水依然如故之外，原来的小木房小门面小巷道以及临河的吊脚楼全都不见了。花桥镇一共九街八巷，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驻地壁州市一样，各街各巷都被霓虹灯、美女像、广告牌装点得美丽妩媚。靠河的一边用水泥石砌成了一道长长的防水大堤，洲河每年三四月份春汛暴发，这大堤就保证了花桥人的绝对安全。大堤上用红漆写了几个正楷大字：大开放的花桥欢迎您。在大堤的里面，花桥镇人安心地做着自己的营生，各行各业都在激烈地竞争，都想把来来往往的赶场人腰包的钱“掏空”，想方设法地发财致富。花桥镇因之得名的那座花桥早已不知去向，在洲河上架起了两座石拱大桥，大桥上终日有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们眺望桥下的河水。环城公路被两座石桥连接成一个整体，青年人骑着各自的摩托车，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在环城路上一圈又一圈地兜风。“嘟嘟”的声音响个不停，弄得程小枝和柳长青、周自横不断地躲闪，摩托车走过，却留下车上男女青年长长的笑声。

三个穿橄榄绿的军人在这个镇上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与壁州市一样，花桥镇也是彻夜不眠的，一步一个歌舞厅，整夜传出温柔的曲子和铿锵的嗓门。程小柱他们住在博物馆对面的一家招待所里，每夜都能听见无数喊破了的喉咙在无休无止地唱，偶尔也能听见大街上有两伙人打群架。房东说，这些打架的往往都是因为小青年在舞厅里争风吃醋，有中学毕了业的，也有没有毕业的，他们学武侠小说里写的那些，组成了斧头帮、菜刀帮、三节棍帮、乞丐帮、城南帮、城北帮……点点大的娃儿，屁股上别一把小斧头儿和菜刀片子，动不动就抽出来砍人……

听着房东的描述，程小柱不禁哑然失笑。他生长在散手名家，祖上曾是清朝的武举人，在老家八百里秦川上至今还流传着程小枝的爷爷“礅上加刀十二翻”的故事，那礅是二百斤，那刀是六十斤，他爷爷一手抱礅，一手使刀，和三十个山贼对阵，他

爷爷连要十二个鹞子翻身，落在山贼头目的面前，面不改色气不喘，吓得山贼头目从马上跌下来尿水撒在裤裆里直叫饶命，其余喽啰落荒而逃。他爷爷扶起头目，温言相劝，扶他上马归家。程小柱家世代淡泊名利，到了他父亲，凭着一身本事跟着红军打天下，因为翻雪山过草地留下风寒，现在病在床上才没了往日的风采。程小柱自小跟着父亲习武，自小听父亲说习武是为了健身强体，而不是用来打架，并且真正有功夫的人从不带刀带铁，哪像他们这些孩子！

“小小孩子打架，没人管？”程小柱问那个房东。

房东看着程小柱：“管？谁管得住？凶着哩。镇北肖家有个女儿，叫小曼，长得标致，满镇的青年人把她列为第一美人，都追她，有人放风说，谁能得到她，谁就是这个镇上的英雄。就为她，这镇上不知打过多少架。上一回在肖家的门口，就为多看小曼一眼，余家的驼背二娃被人家差点把耳朵从根子上砍下来，人跑了，派出所来人，抓谁？第二天，那驼二娃又叫一帮人，趁天黑把人家的门面铺一把火烧了，你说这些孩子，长期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得了？”

程小柱再不笑了。他十六岁当兵时，母亲不很支持，父亲坚决支持。程小柱在母亲的泪眼中走上了军旅生涯，到现在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里，对于人生、对于事业，他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他常到担负看守任务的中队去蹲点，看守所里那些犯罪嫌疑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为女人打架，为哥们义气拚命，偷盗、抢劫、走私、嫖娼，是啊，长期下去，他们将来怎么办？

程小柱问房东：“怎么就没有人想把孩子送到部队？”

房东说：“当兵？大都是独苗苗，谁舍得？”

程小柱他们来接兵已经好几天了，来应征的年轻人寥寥无几。程小柱决定出去找当地的青年人了解了解情况。

在武装部的大门口碰着一个小伙子，天庭宽阔，面额饱病，

眉目清秀，用摩丝将头发向后梳得油光锃亮，并扎上一根辮子，两只耳朵上各挂了三个金环，随着摇头丁当作响，脚下的皮鞋又尖又长，鞋尖高高地向上翘起，一副典型的嬉皮士做派。

程小柱问他是不是想当兵？他摇头说：“不当，来看热闹。”
反问程小柱：“你们武警天天练武艺？”

程小柱笑看着他那一身穿着打扮，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金环”说：“我叫余得宝。”又问：“你们当兵的武功是不是个个了得？”

程小柱摇摇头：“不是。”

余得宝问：“那你们干什么？”

“执勤。”程小柱说。

余得宝问：“执什么勤？”

“守护国家机关和重要目标、看押犯人、追捕逃犯、押运重要物品、处置突发事件。”程小柱说。

余得宝说：“你们当兵的就干这个？不练武功？不打仗？”

程小柱笑道：“你喜欢打仗？”

余得宝说：“当兵的不打仗，有什么意思？”

柳长青说：“你没当你怎么知道没意思？走，跟我们当兵去锻炼锻炼！”

余得宝笑道：“不去。我身体特好，不需要锻炼。我们家也不缺吃喝。”

程小柱说：“谁说当兵就是为了吃和穿？”

余得宝煞有介事地说：“我爷爷说，我们这儿过去当兵都是为了找饭吃。”

程小柱说：“那是过去，现在当兵是为了尽义务。”

余得宝咧嘴一乐，露出一排整洁的牙：“尽义务？尽什么义务？听说你们当兵的吃饭都要喊一二一，滑稽！还是让别人去尽这个义务吧！”余得宝说完，学香港歌星刘德华的样子，把头发